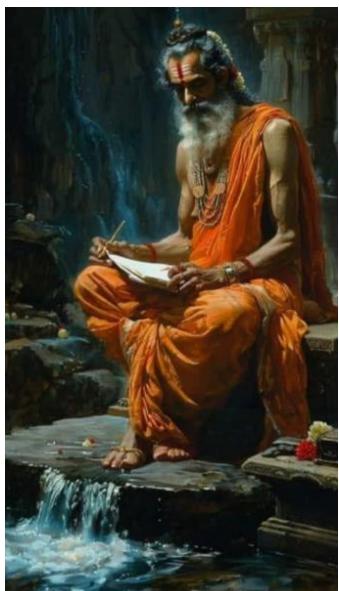


§ 東遊記(10)/塔克西拉(Taxila)(3)外道

中國古代道家修練：辟穀、導引、吐納，以氣養神、以神制形。

塔克拉西的外道(其實很像道家)比較偏向苦行。

§ 食氣法



傍晚的塔克西拉仍籠罩在日熱未散的塵氣之中。

學院外的無花果樹下，一名披著舊麻布的外道修行者靜坐於樹根之旁。

他背脊筆直，雙目微闔，呼吸緩慢而均勻，慢到幾乎與風聲融為一體。

來往行人腳步紛雜，卻在他身旁自覺放輕了聲息。

畢達哥拉斯原本只是經過，卻在數步之外停了下來。

那人的呼吸並非無序的遲緩，而是帶著明確的節律——吸與吐之間，有一個不易察覺的停頓，如同弦音落定前的餘震。這種節律，使畢達哥拉斯感到一種近乎熟悉的秩序感。

正當他轉身欲走時，那名修行者忽然開口，聲音低沉而平穩：

「你的步伐有數。」

畢達哥拉斯微微一怔，回頭望向他。

修行者睜開眼，那目光並不銳利，卻像深井一般，映出對方的身影。

「不是戰士的數，也不是舞者的數，」他說，「你行走時，呼吸在替你計算。」

畢達哥拉斯失笑，向他行了一個旅人的禮：「你觀人甚準。請問尊名？」

「我名 Atmaprana。」那人答道，「就是以自身之氣為道之意。」

這名字讓畢達哥拉斯心中微動。

他伸手指向城內自己暫居的屋舍：「天色將暗，不知你可願移步？我備有清水與穀餅。」

Atmaprana 看了他一眼，緩緩起身，拍去塵土。

「水可，餅不必。」他說，「但我願與你夜談。」

§

屋內燈火低垂。畢達哥拉斯遣開隨行者與精靈，只留下簡單的席位與一盞油燈。夜風從窗縫中流入，吹得火焰微微顫動。

「你不食穀餅？」畢達哥拉斯問。

Atmaprana 搖頭：「非不食，是暫不依賴。」

「依賴什麼？」

「依賴粗氣。」他指了指桌上的餅，又指向自己的胸腹，「萬物皆氣，只是粗細不同。你們以為吃的是物，其實吃的是被壓實的氣。」

畢達哥拉斯沉默片刻，說道：「在我家鄉，也有人說靈魂被飲食拖累，但多半只停在戒律。」

Atmaprana 微微一笑：「所以你們停在言辭，而我們走進身體。」

他盤膝而坐，示意畢達哥拉斯同坐。

「食氣，並非吞吸。」他說，「若求快，氣反成擾。」

他閉上眼，語調如同引人聽水：

「第一步，只做一件事：延長吐氣。吸，不求深；吐，不可急。讓氣自行下沉，沉至臍下。」

畢達哥拉斯依言而行。不多時，他感到腹中溫熱，心跳變得緩慢而有序。

「你感到熱。」Atmaprana 未睜眼，卻像早已知曉。

「是。」

「那不是火，」他說，「是氣不再外散的徵象。人之所以飢餓，多半不是腹空，而是氣漏。」

畢達哥拉斯睜眼，語氣帶著審慎的懷疑：「若長久不食，身體終會衰敗。這是否違背養生？」

Atmaprana 睜開眼，目光沉靜。

「你問的是養生，我行的是解脫。但在最初的路段，我們同行。」

他伸出三指：

「其一，減食，是為了讓氣歸位，而非折磨身體。其二，氣足之後，慾望自然沉靜。其三，當氣不再為身役使，身也就不能命令你。」

畢達哥拉斯心中微震。

「那你的終點是什麼？」他問。

油燈輕晃。

Atmaprana 沉默片刻，才答道：

「離開。離開對生的執著，也離開對死的恐懼。」

畢達哥拉斯緩緩搖頭：

「我不認同你的終點。我所尋求的，是讓靈魂在秩序中安居，而非離去。」

Atmaprana 並不反駁，只是點頭。

「所以我說，我們只同行一段。你會留下氣，將它化為比例與節律；而我，會讓氣燃盡，不留痕跡。」

夜深之後，兩人告別。

臨出門前，Atmaprana 回首說道：

「記住，氣不是為了延命而存在，但會先讓你活得清明。」

他的身影隨夜色而去。

畢達哥拉斯獨坐燈下，良久不動。他知道自己不會成為外道修行者，但他也清楚——有一道門，已在體內開啟。

那不是神的門，而是呼吸的門。

§

夜深之後，畢達哥拉斯獨自盤坐於屋內，未再點燈。

他依 Atmaprana 所授之法，延長吐息，讓氣沉於腹下。那氣溫和、可親，如夜風暫棲於體內，並不試圖改變什麼，只是讓飢餓與躁動慢慢退去。

然而，當他轉而引動自身修練多年的先天真炁時，感受卻全然不同。

那不是外來之氣，也非呼吸所能增減。它一旦甦醒，便如地脈翻動，自脊背深處貫通而上，帶著不可逆的重量與秩序，逼迫身與心一同校準。

畢達哥拉斯這才明白，食氣法，是借風以息浪；而先天真炁，則是定海之柱。

前者使身不再喧囂，使感官暫時退席；後者卻要求他站穩，承受，並負責。

他緩緩睜眼，心中已有判斷。

Atmaprana 教他的，不是通天之道，卻是一門清場之術。

當後天之氣各安其位，先天之炁，才能無阻而行。

§ 另一種修行

夜已深沉。

塔克西拉城外的風靜了下來，彷彿連星辰也屏住了呼吸。

畢達哥拉斯盤坐於屋內，剛結束一輪先天真炁的內觀。氣脈如繩索般沿脊而立，穩定、沉實，沒有多餘的波動。他以為今夜將如此收束。

就在此時，空氣忽然變得不同。

不是聲音，也不是氣流，而是一種溫柔卻不容忽視的牽引，如夜花無聲綻放。



畢達哥拉斯睜開眼，便看見白雪在他懷中。

白雪此刻白衣如霜，長髮垂落，卻是無法遮掩雪白酥胸。

她的呼吸在動，她的氣息在流轉，帶著一種尚未被收束的甜潤，酥胸在呼吸中起伏。

那不是刻意的誘惑。而是修練中的溢出。

白雪正在行她自己的法門。

對她而言，氣不是必須被鎮壓的東西，而是要流、要滿、要歡喜的存在。

她的吐息不如畢達哥拉斯節制，反而帶著輕微的顫動，如春水初融。

那顫動，穿過空氣，落入畢達哥拉斯的感知之中。

他的心念微微一動。

不是慾望先起，而是生命本身的回應。

如琴弦被另一根弦輕觸，並非失序，而是共鳴。

他閉上眼，試圖以先天真炁將那波動穩住。然而這一次，真炁沒有立刻上升，反而在丹田處停住，像是在詢問——是否允許另一種動能存在。

畢達哥拉斯睜眼，看向白雪。

她察覺到了，眼神明亮，毫不躲避。

她沒有停下修練，反而讓呼吸更深了一些，接著吻向畢達哥拉斯。

那一刻，畢達哥拉斯明白：這不是試探，也不是引誘。  
而是一種生命狀態的展現。

他先調整自己的呼吸，讓節律放慢，讓心念不至於被牽著走。

她的氣息是流動的，是外放的，是願意迎向世界的。

空氣中彷彿形成了一個看不見的環，氣在其中循環，沒有衝撞，卻愈來愈滿。

白雪往畢達哥拉斯貼近，拉著畢達哥拉斯的手撫上自己的酥胸，雪乳微脹佈滿紅暈，乳頭慢慢像花蕾般挺立。

畢達哥拉斯伸手，並非急切，而是確認。

他確認自己的心是否仍然清明，確認自己的氣是否仍然歸位。

白雪輕輕貼近，動作毫不節制，卻也沒有索取。她像是單純地分享自己修練中的盈滿，讓那股生命力自然流向另一個存在。

那一瞬間，畢達哥拉斯體會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狀態。

不是失控的慾望，也不是冷靜的觀照，而是被允許的極樂。

他輕撫過她的胸口，而她每一次呼吸，乳房都似乎跟著起伏，乳頭敏感地迎向他的指尖，皮膚下泛起淡淡的紅暈，是身體正在對渴望的呼應。

隨著愛意升溫，她的乳房變得豐盈而溫熱，乳尖如花苞般悄然綻放，那種酥麻的觸感，宣告著情慾的悄然萌動。

夜色更深時，白雪先動了。

她沒有言語，只是靠近。那不是試探，而是一種早已決定的靠攏。她的身體帶著修練後尚未散去的熱度，隔著薄薄的衣物，仍然清楚地傳到畢達哥拉斯的感知之中。

那熱並不躁。卻讓人無法忽視。

畢達哥拉斯沒有立刻回應。他的呼吸先慢了下來，像是在為即將發生的事預留秩序。直到白雪的額頭輕輕抵上他的胸口，他才抬手，掌心落在她背上。

那一瞬間，他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氣並未潰散。

白雪的身體貼得很近，近到他能分辨出她每一次呼吸的起伏。她不像他那樣收斂，反而順著氣的流動，微微扭動身形，讓貼合變得更完整。

她的手沿著他的手臂滑上，指尖帶著一點無意的挑釁，卻沒有索取。那是一種邀請：不是要奪取，而是要共同承載。

畢達哥拉斯低聲吐出一口氣，沒有後退。

他讓自己進入那份貼合，卻始終保留著中心。每一次呼吸，他都確認氣仍然回流；每一次觸碰，他都確定自己仍能隨時停下。

白雪卻毫不節制。

她的氣息變得急促，身體的反應不加掩飾，像是修練中的能量終於找到出口。她的動作帶著本能的歡喜，甚至有些放縱，卻因為畢達哥拉斯的穩定，而沒有失序。

當兩人的節律終於對齊時，畢達哥拉斯感覺到一種近乎眩目的狀態。

不是衝撞而來的快感，而是緩慢堆疊、層層上升的極樂。

他的先天真炁沒有被拖走，反而像被溫柔地照亮，在體內形成一條清晰的中軸。白雪的奔放，成了環繞那中軸的流動之水。

那一刻，他完全在場。完全清醒。卻毫不否認那份愉悅。

白雪的氣息像春水奔流般湧入他的感知，身形緊貼，每一次呼吸都似乎在挑戰極限。畢達哥拉斯感覺到那股力量沿著脊背翻湧，像潮水推向岸堤，刺激每一寸神經。他的心跳加速，血液微微沸騰，整個身體彷彿被拉向一個未知的頂點。

然而，他沒有任由氣息沖垮中軸。

他閉上眼，低沉吐出一口氣，像在引導河流回流。他將注意力收回丹田，感受氣的重量和流向，用意識將那股奔放的生命力暫時束縛於體內，如同將奔騰的水壓回堤壩。

每一次呼吸，他都刻意延長吐氣，讓氣從胸腔慢慢回到腹下；每一次心念，他都提醒自己：這是體驗，而非迷失。白雪的氣息仍在周圍環繞，但在他的中軸下，卻不再擴散、也不再沖撞。

瞬間，他感到一種全然清明的極樂——不是放縱，而是被控制、被引導、被承載的喜悅。

那極樂沒有外洩，卻如光在體內折射，溫暖而明亮。

他睜開眼，望向白雪，她的眼神中閃過微微的驚訝與欣賞。

他輕輕退開，讓氣息回歸穩定。極樂消退，但身心卻比之前更為清晰有力。

此刻，畢達哥拉斯明白——他能感受極樂，卻不被它支配。

這不是壓抑，而是修行；不是逃避，而是掌控。

在那短暫的瞬間，他把生命的動能完全承載於自己，並回歸秩序。

當那股動能自然退去時，他們沒有立刻分開。

白雪伏在他身側，呼吸尚亂，卻帶著滿足。畢達哥拉斯則靜靜坐著，雙目微閉，讓氣一寸一寸歸位。

沒有空虛，沒有懊悔。

只有一種確知——這是生命的另一種強度。

他能承受，也能放下。

白雪伏在一旁，仍帶著盈滿的氣息，但她很快感受到這股收束，輕笑一聲，眼裡既有挑釁，也有敬意。

畢達哥拉斯則盤膝而坐，閉目調息，讓氣慢慢歸位。

這夜，他不只是體會了另一種生命動能，更學會了如何在極樂臨界點，主動收束，將身心帶回自我掌控的軸心。

當那段共振自然消退時，並沒有空虛。

畢達哥拉斯退後一步，重新坐下，閉目調息。  
白雪則伏在一旁，氣息仍帶著餘溫，卻已安靜。

良久，他睜開眼，心中清楚了一件事。

生命的動能，不只有一種方向。  
有的上升，有的回歸；有的節制，有的綻放。

而今夜，他並未迷失。  
他只是看見了另一條河流，並確定了自己要走的岸。

後記：

文獻中畢達哥拉斯禁慾，核心是三件事：節制，不被感官牽引，性行為不成為靈魂失序的來源。畢達哥拉斯是求道者，我期許他更像道家修練養身，性愛也是他生命的泉源之一。